

上海女作家

散文精选丛书

王安忆 | 主编

无可奈何花落去
多余而又不多余
走出童话
女人的智慧
世间最难得亲情

遭遇

激情

王小鹰 著

情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I267
275

上海女作家



散文精选丛书

王安忆 | 主编

遭遇 激情

王小鹰 著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00542932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遭遇激情/王小鹰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3. 8

(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/王安忆主编)

ISBN 7-222-03767-5

I. 遭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8489 号

责任编辑: 钱 雯

封面设计: 一步策划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张力山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遭遇激情		
作 者	王小鹰 著		
出 版 社	云南人民出版社		
发 行 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		
邮 编	650034		
网 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		
E-mail	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	dianbanbk@sh163. net	
开 本	850×1168mm 1/32		
印 张	7		
字 数	130 千		
版 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
印 数	1-5,000 册		
制 版	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		
印 刷	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		
书 号	ISBN 7-222-03767-5		
定 价	14.00 元		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电 话: (021) 64666373 64454620

地母的精神

王安忆

张爱玲在《谈女人》中，提到“地母”。她几乎霎时间收敛起惯常的刻薄劲，宽仁地将“信仰”两个字赐给了“地母娘娘”。这是在奥尼尔的戏剧《大神布朗》里的地母，将垂死者拥进她肥沃的胸膛，以巨大的爱笼罩住丰产与衰亡、欢乐与痛苦，这一切存在的轮回循环。继而，她又再一次宽仁地将“地母”的精神赐给女人：“女人纵有千般不足，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‘地母’的根芽。”

希腊的神祇大多是住在地上，地母受到降雨的天神尤拉纳斯拥抱受孕，于是生儿育女。子嗣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普罗米修斯，盗火种给人类，还传授许多技艺，因此冒犯了主神宙斯，受到惩罚。这新一代的神祇中亦有一个与地母同样职能的女神，得墨忒耳，她的名字是谷物之神，也是母亲大地的意思。她的女儿帕耳塞福涅被冥王劫走，她四处寻找，终于找见。她求情于冥府，准许帕耳塞福涅每年在地上生活九个月。这就是土地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活跃生产，冬季三个月陷于沉寂的原因。这些在希腊神祇族群中占高级位置的女神，都具有着生育、丰产与呵护的强大能量，她们使得世界肥沃富饶，人丁兴旺，欣欣向荣。



曾在二〇〇〇年的《外国文艺》第一期上，看到日本女作家村喜代子的小说《蟹女》。写一名女病人与精神科医生的谈话，每次谈话，都安排在医生午饭的时候。医生吃着牛肉便当，总是充足的肉和饭，多而稠的汤汁，丰腴饱满的印象。而女病人描述她的所思所想，也都是量极大，并且兴旺繁殖的物质状态。她的讲述很有逻辑，循序渐进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实到虚构。我喜欢就喜欢她的遵守规则，运用通行的常理，将事情从可能性的此岸，逐渐渡到不可能的彼岸，她渡得自然而且有效。先是小时候的偶人游戏，用纸剪成衣衫裙裤，贪婪不知足的小孩子的胃口，越剪越多。当然，这就有个现实的背景，是在大战之后，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，量大，便十分吸引人了。“方舟”游戏，也是由少增多，想像身处大洪水的史前，登上了方舟，越来越多的人和动物挤进方舟。再是新年里的登山仪式，天不亮上山，日出以后，天光大明，上山的人络绎不绝，漫山遍野。接着是人口家族的不断增长庞大，最后，终于不可思议的景象来临了——她变得生育力旺盛，一抬腿一个，一抬腿一个，先是生下婴儿，然后是牛、马、羊等牲畜。她再也无法抑止生育的欲望和能力，由她生下的人与牲畜也在热情地繁殖，这一个幻象有着地母的壮阔美丽。小说中对量的热衷，由量带来的狂喜，由于起初的匮乏时代作前提，所以并不给人以无节度的惊恐，而是心满意足。这一种生产与

容纳的能量，很叫人感动呢！

明代张岱《西湖梦寻》里的“三生石”，其实也含着些孕育的美感，不过是以简代繁，浓缩的量。三生石故事出自苏轼的《圆泽传》，说的是唐朝小官李澄的儿子李源，自从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中父亲丧生，一改原本纨绔习气，“不仕，不娶，不食肉，居寺中五十余年”，与寺中和尚圆泽结为知交。有一日，两人决定一同出游四川，李源意见是从荆州走水路，圆泽却要走长安旱路。李源不同意，因他已和世事斩断往来，怎么可以再去京城呢？圆泽坚持他不过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行止固不由人。”便随他一起去荆州了。船到一个地方，看见岸边有一个女人，挺着大肚子提水，圆泽叹息说：我不愿意从这里过，其实就是为了她。原来，他应当是这女人的儿子，怀胎已经三年，因他不到，就生不下来，今天既然到了，便逃不脱了。两人于是依依分手，圆泽嘱他三日之后来见一面，然后第十三年的中秋月夜，杭州天竺寺外，再见一面。当时读它，只觉得精灵古怪，像那类老保姆爱说的阴阳转世村话。到了近日，上海博物馆七十二件唐宋晋元国宝展，其中南宋梁楷《八高僧故事图》，就有《李源、圆泽系舟·女子行汲》一帧。图中那女子，虎背熊腰，脸部天方地圆，极像一个剽悍的男人，可却有着一派气定神闲，几乎称得上娴静。此时，方领悟这转生途上，女人的沉着尊严，无尽的耐心。找一个汲水女人来承担着艰巨的孕育任务，大约是因为，惟有乡野间，听命的粗作女人才经得起的。所以，地母的相貌，往往给人以壮硕、粗野、虔诚的想像。那样重量级的，才有容度。



冯梦龙编纂的《挂枝儿》里，有一支“惧内”，以丈夫的口吻说他家悍妇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（连）爹妈也不怕；怕只怕狼巴巴（我）那个房下。我房下其实（有些）难说话，他是吃醋的真太岁，淘气的活罗刹。（就是半句的）话不投机也，（老大的）耳光儿（就）乱乱（的）打。”满纸都是诉苦，苦中却有着些甜美的卖弄。“吃醋的真太岁，淘气的活罗刹”，是骂，也是喜爱。“老大的耳光就乱乱的打”，可是痛快，响亮，敢爱敢恨。台北散文家舒国治先生，有一次谈到什么是理想的都市，他认为首先必需四季分明，冬天极寒，夏天需要热死几个人。他想像当年的长安，定是这样感情强烈的都城，那里的女人，打起孩子，噼里啪啦，爱能爱到把男人活活掐死。要的是大起大落，大开大阖，幅度大，和感伤主义完全不沾边的。村妇的娇憨，实是相当性感撩人。当然也不是不缠绵，像《诗经》“国风”的“氓”一首，写乡里的弃妇，诉怨无情无义的丈夫，不由要将事情从头道来。想那人当初如何殷殷切切，定了婚后，自己的心便属了他，看见他就欢喜，看不见他便“泣涕涟涟”。结成连理的快乐甜蜜则是伴了懊悔的告诫，深感沉溺爱情不能自拔如何难堪，懊恼着，不免就有些絮叨，诉这些年的辛苦，对夫家的忠诚与劳作，可所得非所报，换来的竟是丈夫的负心。复又怀念青春娇好，两情相悦，一波三折中，忽戛然而止，陡地下了决心：“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”意思是：既

然翻脸无情，毫不念旧，那就一刀两断，拉倒算数！就此一改哀怨的局面。在四字一句到底的格律里，哀婉是古朴的，决心也是古朴的，看起来有些简单，可是后来几百年几千年演绎来演绎去，这故事的大纲要领似也没有大变，最上乘的结局依然是它：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写她的自传，前半生的惨淡经营，倒不是最难的，再是一无所有，还有青春可骄人，而她当然又多人几样，天资、上进的性格、好运气、生又逢时，于是，便得收益。辉煌的成功令人目眩，名声、美丽、光荣、爱情，什么都是她的，几乎是独占，但也不会有嫉妒，因她已是天人，非常人可比。人在此境，本是看不清天地的久远恒长，直到新爱上的情人却与她的学生暗中爱恋，方才发觉，弹指灰飞间，已站在了人生事业的后半段。她的做法也是那八个字：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她一走了之，去了苏联教授现代舞。这一举要比《诗经》中的中国女人难得多，不止是情爱，而是一整个人生。她是在巅峰上，忽就俯身望见谷底，原先大抱大抱的收获要一件一件让出去。人世中最难亦最好的品质，其实不在争取，而在争取之后再让。这让不是博爱主义者施舍与自美的德行，而是充分的大度和明理，还有真正的乐观。就像地母能生育，亦能容得下死亡，懂得“夏天，秋天，死亡，又是和平”！像得墨忒耳，找回女儿，亦不过只要求一年九个月，那三个月留给了冥府地曹。

我还很喜欢一些民间小戏里的女英雄，比如，前些年看的扬剧《王昭君》。那里面的王昭君，生一张丰腴



的圆脸，大眼睛水汪汪，说一口扬州话，乡俚的美艳。此处的王昭君，并不为远走塞外哀伤，也不怎么发愁民族共生的大计，她最为苦恼的是可汗的内弟不高兴姐夫续弦。而内弟的妻子又正是可汗的妹妹，也就站到丈夫一边去了，共同给新嫂嫂脸色看。看到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竟然有三亲六戚，真是高兴得很。后来，王昭君亲自来可汗亡妻的墓前，主持了墓碑的揭牌仪式，才安抚下弟妹，被接纳为家人。民间说史就是这般好看，家长里短的，要说少见识，可想想也不出这个理。王昭君不嫁人，倒是清静美人，最终不就还是个白头宫女。出了嫁，自然就有姑舅，那就要处理和解决，缠进家务事中。用不着雄心大略，可却是世故人情，有着做人的志趣和温暖的。大美人盘旋在俚俗琐事中间，真有点“地母”的形容呢！小善变成了大善，大善化整为零，撒播人世间。没有丝毫嫌弃，都是她的所生所养。

张爱玲在《谈女人》一篇中，说到《大神布朗》，“奥尼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‘地母’是一个妓女”，这妓女会不会也是《海上花》，长三堂子里的“姑娘”一类的？看侯孝贤拍摄的《海上花》，睡过去，醒过来，终是不了解如此精雕细刻，要做成一件什么东西。问艺术顾问阿城，他的回答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在香港张爱玲研讨会上，听编剧朱天文谈《海上花》拍摄，记住的是还兼美工阿城一句话“没有用的东西要多”，还记住侯孝贤令女演员练吹纸捻子，要练

到烂熟。统是这类细节，而我迷茫不得知的，似乎早已经显而易见，无须再提了。一直到去年在高雄，偶遇诗人蒋勋，在和式小馆吃铁板烧宵夜，再一次鼓起勇气问道，方才得到正面的回答。蒋勋说：你要知道，在旧时代里，中国有钱男人有妻有妾，不缺女人，那么，他们到妓院里去找什么呢？电影一开头，人家在玩，王老爷却一人向隅，在怏气，在家，讲的是举案齐眉，谁敢给他们气生？他们到长三堂子里来，找的就是平等相处的居家过日子。换句话说，旧时代的男人的家庭生活，其实是相当概念性的，而在这里，却是活生生的生活。阿城要的“没有用的东西”，刘嘉玲们学吹纸捻子，还有侯孝贤追求的，油灯灯光从缎面上滑下来的室内效果，力图营造一个日常家居环境，而这华丽的颓靡的格调，其实暗示出虚拟的本质。这样说来，这些女人们，就真有些创世纪的“地母”的意思了，她们凭空筑起一个男女平权的巢穴，既要有真实家庭的外部细节，比如媒妁之合，食宿起居，眷属邻里，还要有假想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男女关系。

读这五位女作家的散文，不禁就会想起这些“地母”的人间俗世变相。她们麻缠在俗事俗务中间，却透出勃勃然的生气。她们的精力一律格外充沛，而且很奋勇，一点不惧怕人生，一股脑地投进去。经过偌长岁月，都有了阅历，吃过各样苦，但没有受过侮辱，所以，精神就很挺拔，还很天真。她们每人都有一张亲友眷属的网，就像蜘蛛一样，耐心勤劳地爬织，缝缀。这网是她们的负荷，也是她们最强劲的攀着物，否则，这



世界便空虚了，而现在不，她们很充实。充实得都有些少闲情，感时伤怀也是实打实的，不掺水。于是，就掂出了分量，不是深刻的那种，而是质地紧密。

散文其实难有职业的散文家，要是散文家，同时最好也是个实践家，然后衍生出材料与感想，落笔成文章。这些人我就钦佩她们这一点，勇于实践，又都具有旺盛的感情滋生力，再有庞大的容量。这些散文，散开来看看没什么，集在一起可真有些聚沙成塔的意思，很惊人呢！要照农人的说法，就是这地劲足得很。她们生长的年代也很对她们脾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事多，跌宕起伏，使她们比别人得享多几倍的生活，反过来又养育了她们的吸纳力。她们经验与情感的能量很大呢，难免会有点杂芜，可是不怕，她们兜得住，经得起，扛得动，岁月淘洗，自然会洗出真金。她们又使我想起简·奥斯汀小说里的女人，那些女人们永远为一个问题焦虑，就是如何嫁出去。她们因为没有陪嫁与机会，耽在闺中，翘首以待，惊恐地看着人生一日一日枯竭下去。她们可真是不同，她们都有着丰肥的人生，苦辛甜酸，均成养料，植种出“地母的根芽”。

为“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”序。

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

目 录

001 无可奈何花落去

- 无可奈何花落去 3
- 生活与艺术 7
- 人生的秋季 11
- 让母爱博大一些 13
- 关于“银婚”的话题 17

023 多余而又不多余

- 花开花落自有时 25
- 多余而又不多余 28
- 山语 32
- 我曾经是一个越剧迷 37

047 走出童话

- 世上只有妈妈好 49
- 棒棒学艺记 55
- 女人八十也精彩 60

走出童话 67
大年夜的故事 79

083 女人的智慧

女人的智慧 85
中年之感 91
女人的生命中除了爱情还有什么 99
今非昔比交际花 107
你为谁辩护 112

123 世间最难得亲情

此行不为鲈鱼脍 125
世间最难得亲情 158

有意无意间（后记） 210

无可奈何花落去



在书市上签名售书

无可奈何花落去

小时候，我听奶奶讲过一个故事：有三兄弟要去寻找幸福，在分手的三岔路口，他们相互约定，十年后到此相逢，比比看谁最幸福。大哥朝东走了，走到大海边，在一条商船上当了水手；二哥朝南走了，在平原的乡村里和一位农家女结了婚；小弟朝西走了，走到边疆，参加了军队。十年后，他们相逢在那个岔路口。大哥已是一位船长了，他的船远航许多国家，钱多、见识广，他觉得自己很幸福；小弟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了，他的士兵对他非常爱戴，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，他也觉得自己很幸福；二哥还是一位普通的农民，但是，他种的稻谷方圆几百里都闻名，他栽的果树把一座山都遮住了，他们安居乐业，他觉得自己也同样很幸福。三兄弟都得到了幸福。

当时，我很傻气地问奶奶：“如果大哥朝南、二哥朝西、小弟朝东呢？或者大哥朝西、二哥朝东、小弟朝南呢？他们还会有幸福呢？”

“会的，勤劳勇敢的人总会有幸福的。”这是奶奶的回答，跟许多童话故事里说的一样。

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幸福，可是，到底怎样才算幸福呢？

很早以前，我曾经想当个越剧演员，我觉得能在舞台上生活，接受观众的掌声，那真是太幸福了。有一次，我差一点考上了越剧团，后来，因为父母的反对才



没去成。现在有的人对我说：“王小鹰，幸亏你那时没去唱越剧，否则，现在哪能成为女作家？”

可是，我却在想：倘若我当时真的去唱越剧了呢？

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被作为保送出国留学的选拔对象参加了体验、笔试、口试，成绩优良。最后一关政审，校长让我写一份对自己地主外公的认识。其实，我外公是个小土地出租者，他从别人处租了二十四亩田，又转租给人家。因为，他觉得读书人种田丢面子。我如实地写了，结果，我就在政审这一关里被淘汰了。倘若我当时很“深刻”地认识一番呢？倘若我真的被保送出国留学了呢？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要上山下乡。妹妹正巧初中毕业，我们姐妹俩必定有一个要下乡的。当时，我们俩都争着到乡下去，想让对方留在城里。妹妹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，血书都写了，终因家庭出身是“走资派”，而未被批准；而我报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，这个农场刚从劳改农场改成知青农场，用不上严格的政审，于是，我被“光荣”地批准了。我妹妹进了工厂，我到了农村，在大山里经历了六年的风风雨雨、坎坷曲折，并在那儿遇到了我的终身伴侣。现在有人对我说：“王小鹰，你那六年的山区生活，为你现在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，怪不得啊……”而我常常会想：倘若当年我妹妹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了呢？倘若当年我就留在城里当个工人了呢？

1974年，我从农场调回上海，分在机电设计